



邓蔼梅感性系列

白云无尽时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499

白云无尽时

(台湾)邓蔼梅 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 王 艳

白云无尽时

(台湾) 邓蔼梅 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北大街131号)

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

新华书店经销 安康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6印张 2插页 120千字

1996年7月第1版 1996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30000

ISBN 7-80605-372-7/I·320

定价:7.10元

内容提要

大学时代的少男少女互相倾慕,然而郎心所属妹无情,清纯脱俗的雀琳菱却爱上了比她年长一倍的西洋艺术史教师黎之平。这奇异的师生之恋,虽然得到了琳菱的朋友和母亲的谅解,然而年青时感情上曾有过铭心刻骨般痛苦经历的父亲,却在她面前筑起了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……

秋天。

位于台北市近郊的碧潭是明媚的、秀丽的、静谧的。

潭面上有几只小舟轻轻的划动，激起了阵阵涟漪。

在一块大岩石上，有三个女孩子悠闲的钓着鱼，那个叫崔琳菱的少女，中等身材，有头乌黑柔软的短发，平滑的额头，长得很秀气的眉毛，最美的该是她的眼睛，那双乍看清楚似湖水，细看朦胧若梦的眼睛。那个叫赵心仪的，生得娇小玲珑，有双乌溜溜的眸子。那个叫何娟娟的，皮肤白皙细致，一张瓜子脸，细眉长眼，苗条却匀称，有一双羡煞人的修长长腿，外号叫“美腿皇后”。

时间一分钟又一分钟过去了，仍然没有鱼儿上钩，赵心仪忍不住叹口气说：“唉！我的鱼儿怎么老不上钩呢？”

“钓鱼不能性急，”崔琳菱说：“看样子我的饵被鱼吃掉了，拜托你替我换一条蚯蚓。”

三个女孩子中，只有赵心仪敢抓那滑溜溜、黑乎乎的蚯蚓。何娟娟最怕蚯蚓，说它们断成几截还会爬，真是阴魂不散。崔琳菱说它们的生命力和适应力强，是人类所不及的。

“这些鱼可真聪明，光吃饵不上钩。”赵心仪举起崔琳菱的鱼竿，替她换了条新鲜的蚯蚓。

“有时鱼类确比人类聪明。”何娟娟拢了拢头发说。

“哟！看，我的鱼竿动了，这回准有鱼上钩了。”赵心仪突然大嚷着说。

“穷嚷嚷个什么劲？不会拉起来瞧瞧啊！”何娟娟一句话提醒了赵心仪，她用力举起鱼竿，钩子上悬着一只虾，活蹦乱跳的直挣扎。

赵心仪颇感失望的说：“我以为是多大的鱼呢！害我连吃奶的力气都使出来了，原来是这只小虾子，放你一条生路，百年之后，等你成了虾精的时候，可别忘了我今日放生之德。”

一句话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，笑完，赵心仪对崔琳菱说：“琳菱，你的浮标动了，是不是有鱼上钩了？”

“我看看。”崔琳菱举起钓竿，鱼线往下坠，沉重得扯不上来。

“天啊！一定是条大鱼，我看到它的尾巴了，琳菱，快用力哇！”赵心仪兴奋的叫着。

崔琳菱站了起来，向前移了两步，用力的再把钓竿往上举，赵心仪扔下自己的钓竿，准备去助崔琳菱一臂之力，说时迟那时快，随着一声尖锐的叫喊，崔琳菱的双脚一滑，连人带鱼竿一起跌进了潭里。

“不得了，琳菱掉下水了。”赵心仪气急败坏的喊。

“救命啊！”何娟娟大叫。

崔琳菱灌了几口水，双手乱划一气，总算攀住了石头边缘。

“琳菱，你没怎么样吧？真吓死我了。”赵心仪赶过来说。

“还好，只呛了几口水，”崔琳菱惊魂未定的说：“快拉我上去吧！”

赵心仪把手递给她，何娟娟拉住她另一只手，但是岩石太高，边缘又太滑，她试了几次，还是上不去。

这时附近的小船也摆过来看热闹，崔琳菱越爬越急也越没力气了。

“再抓紧一点，双脚用力蹬。”赵心仪喊，她的额头已是汗水淋漓。

“好。”崔琳菱咬住牙根，眼看着就快爬上去了，不知道是她，还是赵心仪，或是何娟娟的手放松了点，反正是有什么地方不对劲，她不但没爬上去，还感觉到头部被谁的大腿猛踢了一下，隐约中听到两声惊天动地的呼喊，原来何娟娟、赵心仪也掉下水来。

何娟娟、赵心仪像崔琳菱一样，会游一点泳，所以不至于没顶，但这样掉下来，实在太尴尬了。

“上来吧！”

迷糊中，崔琳菱被一双手拉进一条小船里。何娟娟、赵心仪也分别上了别人的小船。

那块大岩石对面就是一处茶亭，她们浑身湿透的上了岸。

“麻烦你到外面去帮我们把那些东西拿过来好吗？”何娟娟抓着湿湿的头发，对扶她上船的那个男孩说。

那个男孩奉命，划了小船到对面岩石，身手矫捷的跑上去取了崔琳菱她们三人的藤篮、洋伞，连那本被扔得老远的杂志也没漏掉，抱了一堆东西，跳上小船，又划回来。

“还有没有呢？”那个男孩望着何娟娟问。

“没有了，谢谢你。”何娟娟嫣然一笑说。

她正要朝崔琳菱那儿走去，听见拉崔琳菱上船的那个人正在说：“赶快换上干衣服吧！秋天了，容易着凉。”

崔琳菱缓缓的抬起头，水顺着她的头发往下流，她的眉毛、睫毛上都挂满了水珠，衣服湿淋淋的贴在身上，她忽然想到“落汤鸡”三个字，落汤鸡？此刻的她不就是一只落汤鸡吗？

她用小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对那个陌生人说：“谢谢你。”

“不用谢了，你得赶紧换身干衣服。”那个陌生人又说。

“我……”她噤嘴了一下子，这回她才看清楚站在她面前的陌生人是怎样的一个男人，他的额头和眼角都有皱纹，只是他相当高，有一只长得很挺的鼻子，浓浓的眉毛下是一双黑得引人深思的眼睛。

“琳菱，你还好吧？”何娟娟关心地。

“还好，赵心仪呢？”

“喏，她在那边拧干衣服。”

“赵心仪，到这边来吧！”何娟娟招了招手。

“真倒楣！”赵心仪嘀咕着走过来了。“我们该怎么办？这么狼狈怎么回家呢？”

“有没有我可以效劳的地方？”拉赵心仪上船的那个男孩子也跟过来了。

“让我想想看……”何娟娟打量了一下那个男孩以及那个中年男人，摇摇头说：“你们已经帮了不少忙，非常谢谢。两位再见。”

这分明是在下逐客令，那个男孩耸耸肩无可奈何的走开了，那个中年人朝琳菱望了一眼，解开小船，划到下游去了。

琳菱的目光一直随着那条小船，直到看不见为止，她总觉得该和那个人多说几句话，现在没机会了。

崔琳菱突然觉得一阵怅然。

现在只剩下她们三个人了，赵心仪着急的问：“衣服湿淋淋的，怎么办呢？”

“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一不做二不休，反正湿了，我们干脆租游泳衣去游泳好了，湿衣服正好脱下来晒干。”

“好极了，”赵心仪孩子气的说：“哎，咱们的鱼竿呢？”

“这时候还管鱼竿干什么？早八百年前就被水冲走啦！”何娟娟猛然想起。“糟了！我的太阳眼镜呢？那是我表哥送我的生日礼物啊！”

“还不是早八百年前就被水冲走了！”赵心仪双手一摊说。

“算了，今天没送掉小命还算不幸中之大幸呢！”崔琳菱说。

她们换好了游泳衣，游了没一会，就觉得相当疲倦，索性坐在茶亭的靠椅上用大毛巾包住身体，半躺着看别人游泳。

崔琳菱要老板替她泡了一杯热茶，她拿起茶杯，把杯沿靠在嘴唇上，杯面上漂着几朵茉莉花，像湖面上漂着的小舟。她闭起眼睛，莫名其妙的想起那个驾着小舟顺流而下的陌生人，那个有着一双浓浓的眉毛及黑得引人深思的眼睛的男人。

归途中，何娟娟、赵心仪起劲的聊着。崔琳菱出人意外的沉默，她把脸贴在车窗玻璃上，凝望着西边那片嫣红的晚霞。晚霞逐渐隐去，暮色渐渐加浓，黑暗里，她深深的吸口气，摇摇头，她真心真意的要把那个“他”忘掉。

二

T大。一个落雨的下午。

上课铃响了，赵心仪和崔琳菱匆匆的走进一〇一教室。

这堂课是民法，本来就枯燥的一门课，偏偏任课的教授死气沉沉的，讲了十几分钟，起码有三分之一的同学见周公去了，剩下的不是呆坐着想心事，就是传纸条。

“心仪，最近收到何娟娟的信没有？”

崔琳菱小声的问。

何娟娟在台中的一所大学念书，放了假她们三个人才能像中学时那样常在一块儿。

“嗯！个把月没她的信了，恐怕她太忙，她在大度山很出风头呢！你记不记得她刚去台中时我们还担心她在那儿会很寂寞？”

“记得。”

“她是他们学校学生联谊会的主席，又是蔷薇社的社长。”

“蔷薇社是干什么的？”

“演话剧什么的，何娟娟很有演戏天才。”

教授朝她们这边望了一眼，崔琳菱低下头不再讲话。

赵心仪等教授转过身面对黑板时，递了张纸条给崔琳菱。

上面写着：

琳菱，刘教授新理了头发，我都闻到他头上发油的味道了。

心仪：别闹了，听课吧！

崔琳菱在原来的纸条上加了这一句，又递给赵心仪。

赵心仪又传过去一张纸条：

索然无味，听不下去啦！

传纸条的游戏暂时告一段落，崔琳菱打开讲义，还没看完一页，赵心仪又递给了她一张纸条：

琳菱，等会下课“胖胖”要请我们喝咖啡，别忙着离开。

“胖胖”是系里的同学替谢天国起的外号。谢天国脸圆、肚子圆，整个人就像只啤酒桶似的，于是就得了这个外号。

“我们”还包括谁？

鹿文德、杨正、董惠玲、秦正宇等等。

杨正面孔微黑，有一双慧黠的眼睛，给人的印象称得上“短小精悍”。

董惠玲是系里最瘦弱的女孩子，她有一双忧郁的大眼睛，平日很少讲话，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，大伙背地里就叫她“林黛玉”。

秦正宇是系代表，身材修长，浓眉下有一双炯炯有神却温柔吸引人的眼睛。

赵心仪又在条子上画了刘教授的速写像：近视眼、厚唇、冷冷的脸，一只特大号的鼻子。

崔琳菱一看就忍不住笑出来。

“还给我。”赵心仪小声的说。

崔琳菱把赵心仪的杰作还给她，赵心仪把那张纸条揉成

一团，朝鹿文德坐的方向扔去。

由于距离太远了，没扔到鹿文德手中，却落进另外一个女同学的领子里去，使得那个女同学尖声叫了起来。

“嘘！”赵心仪急忙向她做个手势。

“是纸团，扔错了，对不起，别怕。”

这一来刘教授注意到了，他“啪”的一声把书搁在讲桌上，那双冷冷的眼从厚厚的镜片往外瞧，正落在赵心仪脸上，吓得赵心仪正襟危坐，再也不敢动一下。

“你站起来。”

刘教授的手几乎指到她的鼻子上去。

赵心仪站了起来，心虚胆怯的望着发怒的教授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赵心仪。”

“赵心仪，你知道你是来做什么的？”

“听您讲课，教授。”赵心仪的声音有点发抖。

“你在听吗？”

“有时听，有时没有。”

她的回答引起哄堂大笑。

刘教授皱起了眉头说：

“记住，下次上课时不要再传纸条了。”

赵心仪委委屈屈的坐了下去，被教授数落了一顿，真太失面子了。

下课铃一响，刘教授尚未走出教室，同学已挤出去三分之一。

“走哇！赵心仪。”绰号“胖胖”的谢天国站在她面前说。

“今天……真丢人现眼。”赵心仪泄气的说。

“算了，心仪，别放在心上了，”崔琳菱安慰着赵心仪。

“谢天国不是要请我们喝咖啡吗？”

“差点忘了，”赵心仪的情绪好了点。

“走吧！”

“哎，董惠玲，一块走吧！”

崔琳菱对还在埋首写笔记的董惠玲说。

“你真用心，还记笔记，我连半个字都没写。”杨正走过来说。

他的目光停留在董惠玲的脸上，谁都看得出来，他对董惠玲怀有一份情意，而董惠玲对他则是冷冷的。

她一言不发的收拾好笔记和书本，站到崔琳菱的身边去。

谢天国以他惯有的夸张口吻说：

“诸位小姐，诸位先生，现在请向交谊厅进军。”

交谊厅的人不多，他们找了靠角落的位置坐下，两张长沙发间放着一张小茶几。

谢天国、杨正、秦正宇坐了一张沙发，他们对面坐着赵心仪、崔琳菱、董惠玲。

“我坐哪儿呢？”鹿文德摊开两手说。

“讨厌，活该，谁叫你动作慢吞吞的？”赵心仪白了鹿文德一眼。

“我去上厕所，我闹肚子啦！”鹿文德故意苦着脸说。

“活该，贪吃的结果。”赵心仪说。

鹿文德拉了张椅子挤在赵心仪旁边，还朝赵心仪扮了个鬼脸，赵心仪理也不理他。

鹿文德赶紧转过脸找秦正宇说话。

谢天国趁机打趣说：“文德，你今天可碰了一鼻子的灰

了！”

“一鼻子的灰？”鹿文德故意用手揉擦鼻子。

“没关系，她平常对我很好的。”

“谁对你好？”赵心仪忍不住笑了。

“好了，你们别拌嘴了，”谢天国做了个手势。

“你们要喝点什么？我去叫老板送来。”

“阿华田。”鹿文德说。

“可可。”赵心仪说。

“你呢？”谢天国问崔琳菱。

“热牛奶。”崔琳菱说。

“你要什么？”杨正看着董惠玲问。

“红茶。”董惠玲说。

“我来杯咖啡好了。”秦正宇说。

“我也要杯咖啡，”谢天国朝着杨正。“你不喝点什么？”

“橘子汁吧！”杨正说。

谢天国挥手招来在柜台忙着的胖老板，一手搭在他的肩上，用四川话说：

“来一杯阿华田、一杯可可、一杯热牛奶、一杯红茶、一杯橘子汁、两杯咖啡，快点哦！”

“好好，马上给你们送来。”胖老板说着就走了。

“谢天国，你今天请我们来有事吗？”董惠玲问。

“当然有事，不过一半是为了杨正。”谢天国说。

“杨正？”董惠玲皱了皱眉头。

为什么是杨正？如果是秦正宇，不论他要她做什么，她都会毫不考虑的替他做的，难道她在悄悄的喜欢秦正宇？

可是——董惠玲不傻，她看得出来，秦正宇喜欢的不是

她，是崔琳菱，他看琳菱的眼神就和看自己时不一样。

她绝不是崔琳菱的对手，以她的个性而言，她非但不会为了一个男孩子和其他的女孩子争夺，连表示她的情感都不会、都不敢。

命？这一切都是命么？

杨正爱自己，自己却悄悄的爱着秦正宇，秦正宇爱的却是崔琳菱。

“小姐们，先生们，阿华田、可可、牛奶、咖啡、热红茶通通都端来了。”

那个胖老板笑嘻嘻的捧着一个托盘过来，提高嗓门喊。

“热牛奶是你想要的吗？”

秦正宇把托盘里的牛奶递到崔琳菱面前。

“是，谢谢。”

崔琳菱微微一笑说。

“惠玲，你要的是红茶吗？”崔琳菱温柔的问她。

“是的，”董惠玲一震，她马上接过那杯红茶。

她喝了一口红茶，掩饰的说：“这儿的红茶味道还不错。”

崔琳菱喝了两口牛奶，指着秦正宇面前的一本书说：“我可以翻翻吗？”

“当然可以。”秦正宇点点头。

崔琳菱把那本书翻了翻，那是一本济慈的诗集，她再翻到扉页上，两行漂亮的字吸引住她的目光。

——罗曼罗兰曾说：爱情是一种永恒的信仰。

——我们因信仰而信仰，也因爱而爱。

崔琳菱的目光再从书上移到秦正宇的脸上，他的眼神里有一些她似乎了解，又似乎不了解的东西。

她迷惑、不安起来。

秦正宇凝视着她说：

“这本书是我昨天逛书店时买回来的，如果你喜欢，我把它送给你。”

他的声音是那么温柔、诚恳，她几乎不忍心拒绝他，和自己挣扎了一会，她笑笑说：

“你买下它，表示你喜欢它或需要它。它该属于你，是不是？不过，我仍然十分谢谢你。”

“没什么好谢的。”秦正宇笑着说。

“杨正今天有事告诉大家。”

谢天国一仰脖子喝干了杯里的咖啡，提起今天的主题。

“我自己来说好了，”杨正扫视了大家一眼。

“我想组织一个音乐社。”

“音乐社？”赵心仪叫了起来。

“天呀！我看见五线谱头就大，能帮你什么忙？”

“你担任联络工作总可以了吧！”杨正说。

“勉为其难。”赵心仪伸伸舌头说。

“我自己可以弹吉他，”杨正继续说：

“鹿文德，你会玩什么乐器？”

“口琴。”鹿文德答得很干脆。

“女声独唱我想请董惠玲。”杨正小心的说。

“我不能接受，”董惠玲一口回绝。

“我根本不会唱歌。”

“我听过你唱歌，唱得很不错。”谢天国说。

“我可以帮忙管理乐器什么的，唱歌不行。”董惠玲坚决的说。